

飞龙一族

狼行如风

续维国 著

飞龙一族

狼行如风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龙一族 / 郭永明策划. —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1.7
ISBN 7—80146—489—3

I. 飞… II. 郭…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121 号

丛 书 名: 飞龙一族

书 名: 狼行如风

作 者: 续维国

责任编辑: 向 飞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编: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66051698 电 传: 6605171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内蒙古高艺精密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37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一版

印 刷: 2001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46-489-3/ I. 33

定 价: 118.00 元 (全套): 23.00 元 (本册)

人的记忆，
是一条长长的青藤。
垂于流逝岁月铸就的深宫。

我随意摘下几枚藤上叶片，
哦，竟读出了荒原上的知青，
读出了往事中的惶惶恐恐，
还似有回荡在耳边的凄厉狼声，

我伏案记下这许多，
又删删减减，成集成册，
满纸满篇是——

与狼厮打，与狼共舞，
与狼嚎叫，与狼争雄！

这是人在荒原上的梦，
梦中野狼横行，
——书中让读者震惊的是
一群嗜血精灵

.....

序

维国的书，一本又一本地出，不过最颤动人心的却是这部文学新著——《狼行如风》。书中大部份篇什里狼影掠面，人声惊骇。作者用大量的笔墨写就了一群七十年代初为生存与狼拼命，与狼抗争的荒原知青。

那是一个愚昧至极的世界，那是一个狼患无穷的荒原。书中说是“狼进人退，村因狼废”。废弃的村庄里到处是狼粪，形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狼道”。母狼竟在村民们生儿育女的炕上掘一洞穴，旁若无人地繁衍着孽种。村民们手拿猎枪不敢打狼，为狼修建狼神庙，对打狼归来的知青在村口棒棍相迎，冲占知青屋，把狼神像挂进去烧香上供。荒原知青，面对着一群在狼面前把人的尊严丢得无从再拾回的愚昧灵魂；面对着一群又一群，一群又是一大群飞扬跋扈的嗜血精灵，依旧咬定“毛主席让咱们下来了，不能当逃兵”的信条，为了生存，为了活命，拉开了荒原上最艰难、最悲壮，前所未有的同狼拼命抗衡的一幕幕……

作者请我作序时亦有这样一段催人泪下的话语，现引于此——

“那年月，城里是不让无病无原因的下乡

知青长期逗留的。街道居委会主任会把你直接捅到上山下乡知青办的。凶年饥岁，颗粒不收，吃什么？狼吃鸡、吃猪、吃牛、吃羊、甚至吃人，为什么就不能反过来，来个人吃狼？人到退一步也是死，进一步或许能生的时候谁想过生命是个什么东西啊！您想想，一群十六七岁满身狼血斑斑，满身狼伤处处，满眼皆为冷酷的现实，被逼到已经枯竭无泪的知青娃娃在嚼着狼肉充饥，却硬要强欢笑着喝一瓶劣质老酒时，该是怎样的心情？怎样的心态啊……”

这段话，使我一夜读个没完，已经不是一遍、两遍地读了。时下写知青题材的文章、书籍太多了，可没完没了地写知青与狼的书，在全国恐怕也只有这一部。难怪这书叫《狼行如风》啊。这风像一缕藤，我想在维国的人生中，在维国的创作中永远是青青的，在所有知青题材的文章中，在今后无穷的岁月中也会是青青的，风吹藤摇，能颤抖读者的每一根神经……

维国在一所大学的综合部门担当领导工作，每天忙忙碌碌，应是无暇著书立说的，他也从来不提正在写什么什么书，但他总是隔一段时间便拿出一本来。从书中惊心动魄的场面，淋漓尽致的描写，深刻揭示主题的发问，以及对民风民俗的准确捕捉和引用等等，可以看出他是把从事文学创作当成了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对待的。百忙之中，提笔为文，这该是怎样的勤奋？他在茫茫夜海中，在旅客们沉沉入睡于客轮上时，竟能看到大海与荒原的相似处，面对着海，还是想起那三十年前洒下知青血泪的荒原，竟能提笔写一夜的荒原岁月，真让人惊叹不已。至于在除夕夜的鞭炮声中，在五一节的长假里，在双休日里的辛苦创作，笔者再此就不想细细提及了。一句话，时有维国的新书摆上我的案头，我更知是勤奋使之然。

维国写书不容易，从来是一挥而就，匆匆而成的，草稿也是最后的定稿，这一点我是知道的。但读这部新作，我亦不能宽容他有的篇章在文字上写得略显粗糙的毛病，在强调作家要有精品意识的今天，即使是业余著书者，也应时时想着尽最大可能对作品求其完美，求其耐人推敲，求其为己不留遗憾才对。拙见陈于此，不知当否。愿多读到维国的好作品。是为序。

鹿 启

庚辰五月廿七日于灯下。

序

· 2 ·

目 录

序	1
哎呀！牛转盘	1
“狼狗”柯西金	5
掠狼为妻的荒原匪俗	14
老人与老狼	20
拥军猪头	29
狼 劫	40
白雪红灯与狼声	45

狼行如风 49

花和尚之死 54

卖狼传奇 64

白 狼 70

背狼的娘们儿 75

凄凄狼歌 81

喂狼轶事 85

狼声悠悠 92

被野狼围困的一夜 97

牛陷“鬼漏”之忆 103

喋血母驼 106

漠 魂 109

鹰狼之搏	118
------	-----

撕狼之举	122
------	-----

食狼伊始	127
------	-----

调教“二郎神”	133
---------	-----

扫荡狼神庙	141
-------	-----

荒原知青屋	148
-------	-----

酸菜传奇	158
------	-----

闲来细话“骂三七”	166
-----------	-----

小城呼噜王	174
-------	-----

从媳妇不出门开侃	179
----------	-----

通辽的澡堂子乱弹	185
----------	-----

井 忆	193
-----	-----

811	通辽女人纳鞋底儿	200
821	北朝南之冠 华文泉演	
951	怀人黄叶秋风里	208
831	“遭遇” 鬻岛英子	211
111	妻行“气功”百日	217
841	祭先公文	221
	小照一帧可为题	223
821	查对菜蔬	
161	“十三点” 醉睡未醒	
171	重野城陷时的一夜	
951	平生“史籍”之忆	103
951	周升门出不成眠	
281	筑路于荒僻的耳眼	105
801	我	109



哎呀！牛转盘

我当知青的时候，在那个野狼成群，多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荒原上，多次见到“牛转盘”。

隆冬数九时节，厚厚的白雪覆盖了荒原，一切生灵都进入静寂状态。惟有野狼耐不住十天八天，甚至半个多月不进食的饥饿，不再是昼伏夜出，不再等到夕阳喋血般地坠落时才倾巢出动了，而是白日也为觅食游荡在荒原上。一狼破雪在前，群狼尾随成一线，荒原多雪季节的狼道能让人看出这残忍畜生生存的艰难，但这狼道仍是一根用狼爪子拨响凶音的弦……

荒原上惟一不怕狼的是牛群，而此时的群狼行于雪上，又是在找村民们白日逐出村的牛群，想从牛群中或残、或弱、或幼、或病中有

一两猎获，以求果腹，这就出现了“牛转盘”。

慢慢悠悠的牛群在荒原上寻找雪上尚露出的草尖尖。它们也算是一个战斗的集体，当它们突然被饥饿如疯，凶残无比，咆哮暴烈，张牙舞爪的狼群包围之际，却是异常的镇静。残、弱、幼、病都走进群中，所有的雄性壮汉般的牛紧紧地站成了一个圈，牛与牛之间，紧密到了利刃难插的程度。牛，是以血肉之躯筑就一道保护弱小的“长城”。匕首一样的犄角齐刷刷地朝外，拳头大小的牛眼怒目圆睁地瞪着狼。群狼围着牛群奔跑着伺机下手，牛群真的像一个巨大的圆盘，随着狼的疾跑在转。狼疾牛快，狼慢牛缓，狼停牛歇，狼忽左忽右，牛也随之前转倒转，这就是“牛转盘”，村民们也叫“狼推磨”，意思是狼在推动着牛群拼成的磨盘。此时的狼像一群跳梁小丑，上窜下跳。此时的牛像一群荒原上老实巴交的壮汉，逼极了也似乎都有“英雄虎胆”。这种牛与狼的僵持有时能整整一天，一直到群狼都累得吊着腰直摇晃，一直到这群荒原上的“无赖”自己收了兵才算完……

刚下乡的第四个月，大概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看见了一次让人心都紧张得要爆裂的“牛转盘”。

记得是一天下午，我攀上古老的胡杨树，去取冻得硬梆梆的，已经猎获了两个多月的六只野兔和一只獾子，准备过年。谁知刚刚攀上树梢，在刺骨的雪粒子风里，解开绳子扔下我们知青生怕谁嘴馋偷吃了的“年货”时，两眼无意中向村外的荒原上一扫，竟险些摔下树去，我看见了八九只狼围困的牛转盘。那狼像群疯子跑，牛群在飞转，看来牛也真是“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了。狼忽然停下脚，牛群也不转了。狼像是接到什么号令一样一齐向围在中间的牛

群扑去。牛却遇事不惊，所有的牛头猛地都往下一埋，蓦地一声吼，惊天动地，吓得这几个荒原上的恶棍又都跑开老远。我当时只听说过有“牛转盘”的故事，可从来没见过，此时一见，真是格外开眼界，看得心快提到了嗓子眼儿。为了看得更清楚，我急忙下了树，飞快地跑回屋，从炕脊脊摸出一架苏式破望远镜，猫似的飞攀上树尖儿，尽管风卷雪粒儿打得满脸生疼，但我可以说是观战意犹酣。望远镜刚架在鼻子上，就见一只狡猾的狼在牛群转动中，奔跑着猛一歪屁股，一抬后腿，狗一样把一股子奇臊无比的尿射在了一头黑白花牛的鼻子上。那牛被这难闻的气味呛得一惊，横着头一甩，竟出了牛盘。几只狼见天赐良机已到，一齐扑上去。那牛转身又往牛群中跑，惊慌中头朝里挤进了牛群，恶运随之到来。群牛挤得更紧，仍在仇视着狼而转，而狼却改变着目标，一齐盯着那头屁股朝外跟着转的牛，你扑上来，它扑上来，一会儿把牛屁股撕咬得鲜血淋漓，牛也惨叫不息。突然，那顾头不顾腩的牛被吓得哗地一下子尿起来。这群紧张地转了估计至少有两个小时的牛似乎都条件反射了，一齐停下来，“哗哗”地尿起来。牛群中升起一团热腾腾的尿雾。狼见此景，纷纷后退。就在这时，那伤牛趁机挤进了牛群里。牛盘子在尿声中迅速闭合。狼们发现上当了，有可能到嘴的鸭子飞了，一齐向牛群扑来，也就在这一瞬间，身子横向牛头想跑过的两只狼被两头雄健无比的黑牛用犄角一挑肚子，猛地向后一扬头，挑起一丈多高，一上一下，一前一后落进了牛群里。也是就在此时，一个满头牛尿，穿得破烂不堪的孩子突然从牛群中冒出，黄鼠狼子一样敏捷地爬上了牛背。我惊得舌头伸出来老半天才收回，原来牛群中还藏着个

小牛倌。这群牛还保护着一个孩子啊！两只狼落进了牛群，牛盘子丝毫不散，飞快地转起来，所有的牛挤得更紧了，因为一松就会有被踩倒的可能。可怜那两只倒了血霉的狼，被牛蹄子踩得惨烈疼人地嚎叫着，倾刻间毙命了。那孩子伏在牛身上瑟瑟地发抖，连哭也哭不出声来了。

牛盘在转动中向村边移动，没十几分钟，露出了那两只血肉模糊，脑浆迸裂的死狼。再看那几只丧失了“伙伴”远远避开的狼此时更是不可理解，闻到血腥味，一齐扑向那两只死狼，大吃大嚼起来。不到半个小时，那两只丧命牛蹄子之下的狼就被吃光分尽了。群狼开始在雪地上蹭嘴，开始用爪子揩去吃食同伴骨肉时的血污，最后，都填饱了肚子扬长而去了，搅起一阵雪尘。

牛群松弛下来了。但那只伤了屁股的牛始终没有出群。小牛倌从牛身上跳下来，从雪地上又是狼血，又是狼头，又是狼骨头的烂摊子上跳过，往村里跑来，似乎什么事儿也没发生。望远镜里，一头牛尿冻成了冰盔。那天真的脸上，左眼角下还有一道划痕。由于我来到村里时间很短，还认不得这孩子是谁家的。谁知这孩子来到老胡杨树下，发现了我的那堆“年货”，先是一愣，然后左右看了看没人，背起来一溜烟似的跑掉了。他根本没发现树上的我。

我脑子里还是那牛转盘的场面，也为这孩子的大命，孩子的举动吃惊，根本喊不出。我也下不了树了，将近两个小时在树上，两腿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手还死抓着那宝贝望远镜，生怕掉下去再被人捡走……

2000年3月5日（周日）

晚6时40分于办公室。

狼行如风



“狼狗”柯西金

当

知青的年代里，荒原多狼。狼多得有时竟搞得狼进人退。人们为了远避狼患而遗弃的村庄最后成了狼的“行宫”，甚至有的土屋成了母狼的“产房”。荒原狼一代一代地和人打交道，幽灵一样，鬼魂一样，影子一样，媚妇一样，紧紧地跟踪着人类，似乎认为只要找见村庄，寻口吃的还不容易？可是，荒原人却脆弱得很，有的被狼吓疯了，有的被狼吃得惨不忍睹，有的盖起了“狼神庙”……

我那时候对狼也十分恐惧，似乎得了村民们传染的“恐狼症”，但心中亦有许多不平。人怎么让狼给折腾成这个样子？怎么能到了猎枪也不敢用，从怕狼到敬狼的程度？真他妈拉巴子地窝囊！于是，我便十分想找一狼的克

星，狼的天敌，大加培养，去置狼于死地。后来，一次偶然回城，在图书馆里一本残缺不全的书上看到了狼为犬科动物，狼和狗同宗，至今，狼和狗可产生后代的记载时，心中一亮，亦想起了美国一位专门研究狼的专家的推测，那就是“狼狗分离大约在距今四百万年前，在那时，某种狼类的动物尾随于早期人类之后，以打扫人类猎取物的残余为生，逐渐地，以牺牲自己的自由来交换那些残余，最后转化成彻底投降于人类的狗……”这个推测使我萌生出一种想法，那就是培养一只像狼一样，但比狼更凶残，又有当靠山的狗，让它当荒原的“霸主”，我们村庄的“保护神”。

我们那个村儿狗并不少，但无猎狗，无故事中那种斗狼的“英雄”之狗。村民们所养的狗那可真是看家的狗了，只干些个摇尾向主人乞食，在院子里追鸡追鸭，夜深时咬翻墙进宅的野情人后脚跟儿类的事，剩下的事儿那就是像今天善搞空洞说教，夸夸其谈，捞名捞利，连一个法轮功分子的转化工作也不敢去做的人那样，“汪汪汪汪”，闲来没事空吠瞎叫，去骗取主人“真是个好样子的狗”之类的夸奖了。村里的狗，见了狼如见了瘟神。这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与狼同宗的狗怎么和荒原人一样，也得了“恐狼症”。

“养狗!!!”

知青的烂土坯黄泥屋里一声吼，震得四壁哗哗直掉土。我和几个哥们儿跑了四天，在荒原上十几个小得可怜的村庄中反复筛选，最终看上了一只毛色几乎同狼无异的狗。只是它两个眼皮上各有一个黄黄的毛点儿，似苏联人的黄眼珠，村人们叫它“四眼子狗”。知青选狗，使狗的身价在荒原上大增。那狗最后是用一双大头鞋，两个手电筒，三个搪瓷的印有“广阔天地练红心”字样的缸子和一包当时在城里凭证

狼行如风

供应的“洋火”从村民家里换出的。

狗进知青屋，惹起一阵欢呼。

雄性的知青们似乎此时都多了点狗性，朝着狗模仿着各种狗的叫声，都想听听这狗的嗓音儿如何，叫得凶不凶？于是乎，知青屋变成了狗窝，一片狗叫声。其中，真狗只有一个在叫，嗓门儿也可以，像样板戏里李勇奇似的，粗犷浑厚。行！我高兴极了，跑到院子里，把头伸进水桶猛地维妙维肖地学了一声狼嚎，跑回来一看，那狗戛然而止了叫声，眼中掠过一丝惶恐，似乎两腿也有些发抖。大家一阵失望。胆小鬼！原来想的“赛虎”、“虎子”、“卡宾枪”、“穿甲弹”、“克狼”、“新郎（狼）”之类的好狗名自然没人肯给它用了。那时中苏边境正起狼烟，不知谁想起了当时苏联总理的名字，说了一句，于是，狗有了一个外国名字，俄文的——“柯西金”。

蒙住狗眼，当然是怕它记仇啦。众弟兄把柯西金死死地摁在了地上。我把从铁匠铺找的一把专剪铁皮的生锈大剪子在炉火上烧了烧，一狠心，揪起那又大又耷拉的狗耳朵，嚓嚓，嚓嚓，剪掉了四块，没等血流出多少，又极快地用烧红的烙铁一跑边儿，一股焦糊带有燎毛味的烟升起之后，狗耳朵血止住了，削竹的一般，成了“Λ”形，竖起来，活生生地一双狼耳朵了。给柯西金的这个手术一共做了没到五分钟，它就从狗到狼，从外形上产生了一个飞跃。可不像今天的美容，给女人割个可以日后用伤疤冒充双眼皮的口子也得进行两小时，宽了、窄了、直了、弯了，也不一定满意。我的一个朋友的第四情人就做了这么个手术，红肿了半个月眼，又打针，又消炎，最后对镜子一看，两个眼皮上的伤疤一个宽，一个窄，显得眼是一个出奇地大，金鱼眼似的。一